

拙齋小集

文

三

拙齋小集卷之三

碑誌

王考西塢先生墓表

水府

青山延子著



王考諱興道字子誠姓青山氏號一溪又號西塢其
先六郎諱延久事佐竹義篤為常州水來城主及佐
竹氏之移封秋田曾祖諱延字徙居常州礪原子孫
因家焉祖諱延友父諱道親並不仕王考少遊學水
戶始師田代翁時主管辭水祠堂王考常攝其事
及翁沒命王考主管祠堂王考性好伊洛之學尤用

力於四書居常置諸座側研究經義講學愈勤至併
朱註閣誦晚從南溪先生質問所疑先生服其篤志
赤水長玄殊嘗從南溪學兄事王考推為先進恒言
予游學四方足跡殆遍天下然未嘗見篤學彊志如
西塢先生者矣其見推重如此小宅先生嘗欲薦王
考於史館試以賦詩王考立作絕句百首先生大奇
之因薦之補史館生員兼祠堂教授年五十五以寶
曆丙子九月五日沒葬于水城西北常磐原王考性
嗜酒每有客必酒有極歡而止家素貧瓶米屢空一
處之晏如配橫山氏先歿凡生二男一女即配先

考二子皆蚤亡再娶林氏亦沒後娶落合氏初橫山
婦人之沒攢厝於江林寺及王考沒合葬焉嗚呼王
考之沒也久矣不肖延子既不逮事之則行事之詳
莫得而聞也今先考亦歿世矣若不肖無述乃祖之
行其止乃泯然乎遂追書其所聞刻諸附石云爾

先考瑤谿先生碑

嗚呼我先考瑤谿先生之歿也。墓碑之事既有治命
云。初先考既喪其二子。後二十年始舉延子。延子生
三歲。先考置諸膝下。教以方名。常撫其背曰。吾老矣。
恐不及見汝壯也。汝能自勉。以至成立。吾死不憾矣。
延子既長。自奮讀書。先考乃喜曰。天俾吾兒有文。吾
復何憂矣。夫知父莫如子。吾死汝必誌焉。嗚呼痛哉。
先考既沒。前言在耳。每一念之。未嘗不盡然涕泣。
號天叫地也。嗚呼延子何人。忍誌之。雖然情不忍而
終爾焉。先考之命。無乃廢乎。遂論次其終始。曰先考

諱延彝字子好號瑞谿本姓小泉氏祖諱正敏考諱
正房並不仕正房君生三子先考其中子也妣小泉
氏以享保己酉十二月壬戌生于水戶幼好讀書日
誦數百言我王考西塢先生見而奇之遂乞以為嗣
先生諱興道玄為常州礪原人其先累世武弁先生
以明經解褐於本藩吾宗之有文行實自先生始也
先考少充史館生員魚舜水祠堂教授歷事良父
二公端厚不喜戲謔訓習禮節進退有法雖閒居燕
私未嘗見惰容中年留意本邦之學研究精微嘗侍
父公每有所回應對詳悉公稱其博洽初義

公開史館於其府選通邦學者以掌撰述其後玄置
其局先考既中其選兼領編輯校讎祕籍紛在畢理
先考外雖嚴厲中自和愉遇人無貴賤皆盡款曲而
至於爭是非辨曲直毅然不可犯矣居常用心誠意
之學謂延子曰吾皓髮所得獨此而已退實生平所
行無不一出於此者其為學如此又重唯諾與人尤
急甚於己私然方艱疾患用此齟齬於時屈滯一官
幾三十年晚年罷祠堂教授以優史勞也年七十又
三以享和辛酉八月癸酉歿之五日葬于常磐原
之先塋先考在史館五十餘年博極博洽忠貞典故

莫不貫穿嘗脩神祇攷凡六十餘卷廣蒐彙羅無書
不討其它著述若干卷皆藏于家初配西塢先生女
先歿生二子皆夭再娶內田氏無子二川氏生一男
即不肖延于也

先母青山氏墓表

惟先考元配曰青山氏諱顏祖諱道親考諱興道實
我王考西塢先生也妣橫山氏先妣生而慧七歲誦
小學善草書一日從西塢先生游祇園寺見其扁額題
護國禪林曰大字及歸索筆書之無少差謬先生大
驚乃作書字與之六皆立書縱橫馳騁莫不如意或
以其書獻一條藤心大嗟賞云年甫十六配我先
考寶曆八年六月晦病歿享年二十有四生二子皆
早夭嗚呼我王考德行碩茂克生賢女以配君子是
宜允膺福壽以蕃育子姓而享年不永永之降禍何

其酷也。初先妣之歿，殯於江林寺。今茲甲戌六月，不
肖延子敬奉先考遺命，合葬于先塋。遂書所聞以表
墓左云。

先妣內田氏墓表

先妣諱榮，姓內田氏。其先出自佐竹氏。父諱教，應母
中島氏。以元久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生先妣于常州
驚子村。年二十二歸于先考。性溫順，端淑能執婦道。
逮事舅姑，孝養甚至。凡其治家教子，咸有規則。延于
幼時，不喜讀書，或至廢業。先考怒而撻之。先妣從容
為謝，退而告之以孟母斷機之事，用勉勵之。延于立
身行己，幸不墜先緒。雖由先考義方之訓，先妣教道
之力，亦為多。嗚呼！痛哉！壽止七十，以文化三年歲次
丙寅八月二十七日終。安祔于常盤原先塋。先妣無

子不育延于庶出也先妣養為子撫愛之厚不異所
生嗚呼痛哉先妣存日祿俸甚薄奉養有闕今也祿
俸有餘而大故及焉罔極之恩終莫能報毒痛之懷
何日而已矣嗚呼哀哉

故執政大森君墓銘

君諱信之姓藤原大森氏稱彌三左衛門系出式部
大輔氏賴氏賴以雄材智畧割據相州威震關東始
城小田原而居焉至其子實賴為降氏茂所滅子孫
流落甲州至信濃守賴慶事武田氏生子君安武田
氏既亡神祖封其庶子於信吉於水戶君安仕之
食以百石信吉卒後寓居水戶及我威公之事茅
土神祖使君安仕為而給以其舊秩君安生尹貞
尹貞生尹重信一信一以庶子少事義公
以操行脩潔尤被眷遇累增祿秩終西

山老臣信一生信友實君之高祖也曾祖諱信隆大
父諱君忠皆至顯官考諱信全事良父公至大
番頭娶故執政宇都宮從綱女生二子君其次子也
兄早夭故以君為嗣天明中補小姓近
侍立子寬政初遷通事補目付七年遷進物番頭
魚寺社奉行明年進書院番頭兼職如故居止何擢
奉行享和元年遷大寄合頭遂執國政
明年進班本官上及父公薨武公
嗣位眷遇甚厚文化元年武公就藩至參府命君
押鹵簿後從謁幕府十三年五月七日疾歿于水

戶黑羽街第享年四十有八疾亟武公遣使問之
及聞訃尤嗟悼焉是月十一日葬于水戶城東南隅
門原先塋之次君少任要劇練達吏事歷踐顯職以
幹理稱康政十六年竭忠奉國早躬待士務摠大體
不尚苛察恪勤率下庶務脩舉是歲春本藩講武於
勝倉將校各帥其隊以從君為總督適有疾勉強從
事及還加劇綿惓累月竟至捐館

君娶佐藤信教女生一男

一女男早夭養故執政野中重亨子信成為嗣以女
配焉信成以應補小姓服除為從士頭君

天資溫厚聰敏絕人進退閑雅有大臣之風初君為
近臣時久公方嚮學諭誨近臣勸使讀書君由是
始好墳典及為叅政數延書生講習不輟又用意武
技有暇學兵擊劔平居節儉自奉甚薄公私之服率
不過綿絹其勤儉如此而至鞍勒器仗之屬以備不
虞莫不精好俸祿之餘以周親族嘗所交遊終身善
遇之不衰士論以此稱之噫吾觀勢權之人顏色施
、聰明自矜嫉賢害能不徒禦人而若君之謙恭樂
善與能者固尠矣可不謂賢哉信成以余善君琢石
請銘余乃論次其世系之以銘曰

伊君之先以武鷹揚中武式微投迹甲陽青社始建
奕葉仕常積累深厚至君以昌奮切治世為國柱梁
恪勤奉職人稱其良一朝奄忽中年喪止撫、郊原
維魂所藏勒銘墓上以告後生庶幾孫子永立不忘

久米君墓銘

君諱長德字子常稱新七郎系出伯耆守名和長年
孫長善居久米郡因氏焉後遷勢州又遷尾州
子孫遂為尾州人長善九世孫長友始事我肅公
食祿二百石實君之曾大父也大父諱長治仕至當
守居物頭父諱長定仕於書院番母肥田氏君幼失
怙齧祿百五十石寬政初補馬廻轉小姓遷書院番
厯事文武二公及今公文政己卯十二月十六
日病歿年五十一葬于常盤石之先兆娶綿引氏生
一男曰長量後離婚再娶島村氏君少好武技尤善

擊劍又好鍛刀苦心潛思者數年始曉其法晚年尤
至精妙嘗以其所造雄刀獻於武公大嘆賞賜
狩野榮川畫一燈及白鯁一匹又嘗自造其所著甲
冑其性絕巧若此嗚呼君以名將之裔切閭之胄生
太平之時其材武無所用廼僅洩其不平於鍛刀擊
劍之間其志亦可悲也君既歿長量以墓銘屬予
與君相知最久今銘其墓惡得不盡然乎乃為銘曰
元弘之時倭逆滔天皇綱解紐翠華播遷天生忠臣
持危扶顛維茲名族其胤蕃衍克純祖武執心孔堅
嗟若君者可謂不辱厥先

川口嬰卿墓誌

近世本藩之士以文學著者三人曰高橋子大曰藤
田子定曰川口嬰卿余以不敏雁行其間與三子者
相繼總裁國史子大子定皆既就木余與嬰卿以四
女遺老依然猶存今嬰卿又逝矣嗚呼哀哉君諱長
孺字嬰卿先世業醫嬰卿少繼其業祝髮稱三有事
文公為人豪邁才氣絕人孜孜讀書善屬文辭寬政
中總裁立原萬薦入史館為侍讀後奉勅髮稱助九
郎權裁國史事武公嗣位命總裁國
史侍讀如故哀公之為女子也公使嬰卿授句

讀 哀公之好學蓋嬰卿之力也。哀公嗣位寵遇尤厚。它書生無及之者云。以其在江卽游道益廣。海內文學之士莫不想見其丰采。然性好酒。頗不修行檢。竟以是獲譴。屏居水府。貧窶殊甚。憂之晏然。數年再入史館。編脩國史。無何。復組裁職。移居江卽。今公嗣位。罷江卽史館。嬰卿亦罷歸府下。尋補書院。番天保五年九月。轉小納戶。時罹疾。逾年寢劇。以是歲六月十日沒。享年六十三。葬常盤原。所著有臺灣紀事。征韓偉略若干卷。皆行于世。初娶片岳氏。無子。先沒。後娶大津氏。生二子。長曰勝太郎。次

勝次郎。皆幼。門人小林友水經紀葬事。請余為誌。余因為叙其生平如此。

亡妻佐野氏墓表

大保康子之秋七月戊戌水戸扈從隊長青山延子
之妻佐野氏歿於水戸郭内田省街越康子葬於常
盤原先塋之北五十步延子表其墓曰君諱繼初名
実野馬廻隊士佐野盛章之女也母田山氏以天明
丙午十月甲申生甫十六歸于我逮事舅姑克執婦
道余少貧困食常不足君夙夜辛勤備嘗艱難凡在
余家四十年生五男長延光爲彰考館副總裁次延
昌冒佐藤氏次延之冒佐々木氏次延壽賜既廩補
弘道館生員次延方先歿二女一適宮寺美實一適

手塚正家

天保戊戌之秋八月

余祇役江郎君從至江郎明年六月中暑得病八月
余竣役興疾歸水戶自是患痢月兩三發輒啗然
不省人事至是遂至不起享年五十有五余晚歲遭
逆盛際食祿有餘君已與其艱難而不能享其佚樂
嗟呼命也夫

雜著

上明徵錄牋

百延子言臣聞繼世守文莫若率舊章理民脩政莫
若法祖宗自古賢主明君莫不遵率成憲奉若謨訓
以綏定厥邦恢弘厥緒故成王之命卷仲以率祖訓
管仲之告桓公以修舊法人君為治之要實在於此
竊惟烈祖東照宮德協神人義動天地拯生民於
焚溺化薄俗於陶鈞功高五霸烈光九令任賢不貳
同符於漢高好諫善聽婉美於唐文謀臣佐余股肱
建良平之策群雄陳力爪牙收韓彭之功若夫公子

振、似、似、綿、刻、符、草、茅、金、城、削、盤、石、之、宮、錫、今、分、
物、畫、戟、膺、藩、屏、之、寄、華、萼、聯、芳、蘭、玉、並、秀、或、以、英、武、
勒、功、於、金、石、或、以、通、德、垂、名、於、竹、帛、斯、誠、後、世、之、所、
宜、儀、刑、史、氏、之、所、當、論、述、也、恭、惟、明、公、閣、下、英、姿、
挺、特、好、學、稽、古、仰、法、祖、宗、俯、思、忠、諫、鎮、撫、大、邦、儒、雅、
傳、北、海、之、風、儀、表、宗、室、興、論、推、東、平、之、賢、臣、謬、忝、侍、
讀、叨、沐、渥、恩、顧、惟、謏、劣、不、能、有、所、啓、沃、以、開、廣、聰、明、
志、懷、獻、芹、情、切、傾、葵、職、事、之、暇、竊、稽、烈、祖、纂、訓、羣、
后、懿、範、編、摩、論、著、輯、成、一、書、記、止、三、朝、非、擬、宗、朝、之、
寶、訓、學、慚、九、齡、寧、以、唐、代、之、金、鑑、時、維、孟、春、汗、青、甫、

就、敢、叩、司、籤、進、之、燕、坐、冀、以、燭、火、增、光、大、明、伏、願、攷、
明、徵、於、纂、訓、思、貽、厥、於、美、牆、衆、庶、頌、德、大、播、維、新、之、
化、鍾、鼎、銘、功、永、垂、無、疆、之、休、明、徵、錄、十、卷、隨、箋、進、呈、
千、瀆、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等、十、惶、懼、惶、懼、頓、
首、頓、首、謹、言、文、化、七、年、庚、午、正、月、日、

文說貼鵜廣生

胎

戊午春予自東武還也官事少閒日屬文辭以自娛
亡幾鵜君廣生來問業於余謝不敏不可則言曰
文吾豈敢勿已乎請誦所聞君其擇焉夫天地之間
何物非文自日月星辰以至夫山川草木之區別亡
往而不文寓焉故在天成象天之文也在地成形地
之文也若夫山之太者曰五嶽能興雲雨焉能毓群
物焉貨財殖焉器用出焉此山之文也水之太者曰
四瀆能布潤澤焉能斂垢濁焉明珠藏焉神龍伏焉
此水之文也若夫艸木之於春也煦以陽飮以東

風爛然燦然舒紅散紫者此草木之文也然此皆不
假文而文焉者請言人之文夫言語可聽容貌可觀
進退可師動作可法是非人之文與此皆修焉而後
達矣有君子之文焉有聖人之文焉有諸子百家之
文焉夫言而為法動而為則彌乎中而彪乎外者此
君子之文也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周公孔子其道經
緯天地而綱紀百世者此聖人之文也孟子孫卿楊
雄司馬遷至夫莊周列御寇鄒衍韓非之徒立言而
不朽者此諸子百家文也過是而往若唐之韓柳宋
之歐蘇者亦其小者也君若擇遠者大者而勗焉則

近者小者亦將不學而自至矣若夫屑章句之末
剏精力於無用之地模擬緝綴以為文非吾之所謂
文也君姑藏焉修焉息焉遊焉以勗其在乎已者積
而厚之充而發之則斐然沛然天下之至文出焉是
余之所望於君也然吾亦好文而安於所習也又因
以自勵焉

馬妖解

洪範五行傳以馬生角為兵之象敗亡之表晉志載隆安四年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其後舉兵以至夷滅隋志載陳大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未幾有呂梁之亂天祐中亦有此異而契丹犯塞史以為其應夫六朝分爭之世無日不尋干戈雖無此異余固知其敗又奚足怪哉今茲甲子冬北鄙人得黑馬兩耳上生角大各寸餘以為龍馬遂貢焉國人以為妖余曰非也凡物得其宜之謂祥反之謂妖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夫祥也

者非麟鳳龜龍之謂也。君明而臣忠，政和而民附，君子並進，小人屏迹，下情上通，國無謗讟，此之謂祥。夫妖也者，非山崩川塞之謂也。君闇而臣讒，政乖而民離，忠諫杜絕，諂諛盈朝，下情弗通，謗讟載路，此之謂妖。故曰：國之妖祥，在德與政。苟脩德與政，天灾地妖不之以為患也。通之以興焉，苟不脩德與政，讖緯符命不之以為瑞也。通之以亡焉，故十日出而堯德盛，素穀生而殷道興。高宗以雉雉而永其祚，齊桓以妾地而霸諸侯。帝辛以介雀而禍身，楚昭得萍實而國削，魯獲麟而公室微，漢獲騶虞而國虛耗，丹石出而莽敗。

白雀見而蜀墟由是觀之，妖祥在人而不在物。夫古之聖王，其脩德也至矣，而猶有時而致災異，於是乎又益加脩焉。昔湯時嘗旱，湯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夫以成湯之聖，自脩已至，而又自責如是，此聖人所以興也。至於後世，則德不及聖人，其自脩又不如聖人有災異焉，則曰：「我無過，以致之。」此偶然耳，不當不省，又從而慢之。有一祥焉，則曰：「我德之，以致之。」不當不省，又從而益侈。此後世所以危亡也。方今國家無農政，德未疵一焉之異，何足為妖？雖然，見幾杜微，治體之

所先故丙吉以牛喘知陰陽不調卽雍以杜宇卜天下之亂今君相於是乎戒懼戰兢、兢、惟德是脩紀綱未盡張思所以張之君子未盡進思所以進之小人未盡去思所以去之下情未盡通思所以通之折衡於無形消禍於未萌安知國之不賴之以興哉夫天之於人猶影響焉成王悔過偃武盡起宗景脩德策感退舍又安知是馬之不為龍馬耶余故曰今之有此異國家之幸也昔趙簡子問翟之妖於翟封荼對曰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人比黨以求祿壽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

怨此其妖也若雨血則冰翟之妖也可謂知本矣遂為之說

矯弊論

良醫之治病也、必審其症、察其脉之虛實、知其病之所在、而為之方焉、然後病可瘳也、良相之理國也、必審其勢、察其政之利病、知時之所弊、而為之防焉、然後國可理也、今天下之勢、大弊有二焉、蓋太平之化、愈久而士習愈下、文明之治、益盛而士氣益衰、顧在救之、術何如耳、夫上之所尚、下必不做焉、上好細賈、則下多餓死、上好刀劍、則下多傷疾、故時之所弊、政之所弊也、故時政張而士氣振、時政弊而士氣衰、何謂張、曰賞罰明而已矣、

何謂弊曰賞罰濫而已矣是故賞罰明而君子進
賞罰濫而小人達凡國家之大柄而在此而已
矣大抵天下之勢所以不振者而不修其本也夫
三十輻之車制之者轂萬乘之邦制之者權故厚
其士風振其士氣又係上之所為何如耳故曰時
之所弊政之所弊也其必知時之所弊而後知政
之所弊矣請嘗論之夫宋之治也失於淳實明之
治也失於文華淳實之弊其極也迂僻而亡用文
華之弊其極也浮偽而亡實救之之道反是而已
矣今夫國家之勢文華之而淳實不足淳實之而

士氣不足當今之治可振而不振者職是之由若
夫罰惡以厚士風賞善以振士氣則國家之大勢
張矣

對世子策問

臣延于不肖自幼讀書頗通古今興廢之事無幸
毗傳咸之節而有批鱗犯顏之心無龍泉大阿之
利而有斬蛟斷犀之志然官非近侍職無言責徒
存獻芹之誠常懷越俎之慮狂瞽之言無由上聞
恭惟閣下以英明之姿天經之才正位儲闈開
東閣以延賢虛襟懷以納諫聰明日躋學術日進
然而謙冲自牧不以英明自恃一事有未究必廣
詢博議盡群言極輿論而後已臣伏讀明教乃
知篤志政事庶幾太宗之治實以其所疑而不耻

下問此尤足以見閣下不留心於狗馬聲色而
用心於治道不留心於華藻無用之文而求効於
實用寔國家之大慶臣等何幸親斯盛事敢不竭
愚心對然臣性疎野不識國家忌諱伏惟閣下
少賜優容幸甚謹昧死以對夫太宗以不世出之
姿芟除群雄平定四海其才略功烈實三代已後
之所未有也其任賢納諫去讒黜邪君臣協力上
以同心故貞觀之治幾致刑措至斗米三錢外戶
不閉治道之隆而三代以後之所未覩也然其崩
也陵土未乾嬖后臨朝唐祚弗絕如綫以太宗之

功德在民陵寢至此豈非深可慨哉臣嘗讀唐書
原其所由具知其所以致之者夫太宗躬致太平
在位已久頗有驕心故魏徵疏十事以杜其漸可
見其晚歲怠荒不如初政故不納房褚之諫而征
高麗非拒諫邪罷神王之婚而誅其父碑非疑賢
邪知字文士及之佞而不黜之非悅佞邪忌李君
羨以疑似誅之怒張蘊古以小故殺之非濫刑邪
惡劉洎之剛果不究讒誣而遽賜自盡非信讒邪
知高宗之柔懦而遂立之非溺愛邪此太宗失德
之大者而皆足以釀禍階亂唐祚之衰不亦宜乎

故觀其初也、任賢納諫、惡佞遠讒、則知貞觀致治
之隆、觀其終也、疑賢拒諫、信讒悅諛、則知紀綱陵
夷之漸、詩曰、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由是觀之、非慎
初之難、克終惟難、臣請極論之、夫人當年少氣盛
之時、莫不奮激剌勵、此其所以克成事業也、及志
倦氣衰、則頽靡汨沒、喪其初心者、徃、皆然、非特
人君也、然在人君、其所關係最大、故兢慎惕勵、憂
勤政事、則國家治安、百姓逸樂矣、宴安佚豫、驕泰
自恣、則國家危亡、百姓流離矣、故古之聖帝明王、
有生知之資、加以恭謙之德、戰戰兢兢、日慎一日、

何嘗滿假、又何嘗逸豫哉、然皋陶之告禹曰、慎厥
身、脩思永、仲虺之告湯曰、慎厥終、惟其初、伊尹之
告太甲曰、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夫以禹湯之
聖、太甲之賢、無待儆戒、然其告之如此、則其所以
慎終者、可謂難矣、夫太宗雖明睿絕人、聖人之學
無誨、其所留心者、不過筆硯之技、文辭之末而已、
其輔相雖有房杜諸賢、其才略素不及太宗、太宗
雖外示尊重、內有輕侮之心、然當其勵精苦治、屈
己以委任之、及一旦得志、矜伐其功、蔑視群臣、故
紀綱日弛、馴致禍亂、此無它、學無本源、玩物喪志、

其極終至于如此豈可不懼哉策曰大王聖而後
有武王太宗賢而無餘慶臣竊以為不然夫太宗
初政之美庶幾三代其德澤固已浹洽人心故雖
唐祚中絕中宗遂得復位傳祚二十歷祀三百非
太宗之餘慶安能至此哉然其貽孫謀不及太王
者何哉太王知文王之聖傳國李歷以基王業太
宗知高宗之柔弱而傳之天下以胎禍亂臣故曰
太宗之治不如三代者由聖學無諱大本無立故
也何謂大本夫聖人之學必正其心心正而后身
脩推而至平治天下猶運諸掌孟子曰天下之本

在國之本在家之本在身此之謂也故大本
一立邪心明白無惑他岐則姦邪之臣欲蔽聰明
不可得也若大本無立則雖英明過人刻勵自率
欲竇一開衆邪並進卒之聰明壅蔽德業無成夫
陳後主隨煬帝宗徽宗皆才藝絕倫群臣莫能及
然聰明自恃無聞其過其所以才藝過人者適以
以亡天以故人主之德不以聰明為貴而以好問
為貴不才藝為美而以脩德為美故書曰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且臣聞之人主之務
以知人為要夫世之人君孰不曰我知人然觀其

所任者未盡賢而其所舉者未盡忠故賢愚雜糅
皂白無辨卒之至紀綱陵遲而不可復救也嚮之
所謂知人者非果能知之今夫人君好鷹隼則必
擇其搏擊者而畜之愛狗馬則必擇其馴良者而
養之至於用人則不然可謂本末顛倒矣此無它
不以其知人為務也且人主之一心攻之者百端好
聲色則群下必進聲伎以導之好財貨則群下聚
斂以悅之迎合容悅以求寵幸者大抵皆然人君
苟不心已以率下則其不為姦邪所誤者幾希昔
唐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常閑宜以奢靡

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
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
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介矣夫姦臣之所以惑主
心蔽聰明者古今一轍方今閣下以特達之資
天縱之才講究聖學既窺本源則臣所謂大本者
可謂立矣又何壅蔽之足憂哉然臣所過慮者
閣下天資已高文學夙成若書畫玩好之具一有
所好焉則群臣因此以為迎合夫以太宗之賢其
德業不及三代者蓋由宇文士及之後諂諛阿
諂以逢其欲也伏願閣下以貞觀之初改為法以

魏徵之十漸為戒則三代之治可庶幾而德業之
成可刻日而詩矣謹對

後

前後
リ
カイ

題西塢先生詩稿後

吾先大父西塢先生詩稿本有若干卷嘗罹災隻字
無存焉余頃搜舊篋之中僅得二篇前詩即先生所
自書點畫奇古尤可寶愛也嗟呼先生沒殆五十年
幸而得此詩亦足以慰羹牆之想遂自裝潢以藏于
家云文化乙丑之秋孫延于謹記

前

古文孝經題辭

世俗恒謂篆易工而隸難工，蓋非篆之易學而隸之難學。世之好之者鮮，而莫知之者也。猶畫家之難狗馬而易鬼神，夫人之所常見者，工拙易辨，而所不常見者，工拙難辨也。古文之廢也尚矣，自李斯為小篆，而籀文廢；程邈創隸書，而古文廢。其後史游、張伯英之徒競出新奇，而古文掃地。鍾王號為善書，然其於篆書無聞矣。唐時書學大闡，而通古文者唯李陽冰一人而已。故以韓昌黎之該博，尚且不能辨石鼓文之偽，況其它乎？本邦昇平二年，書家輩出，載酒詞奇，往

有聞穴戶大游師嘗從予游頃者持乃父良觀師
所書古文孝經者徵予題辭將欲命工上石以傳諸
世嗚呼師之游戲三昧乃能及此其不與世俗同嗜
好可知也第吾昧於字學於師之書未知其所造詣
何如也雖然好古之士必有知之者余又何言哉

書武公遺事後

延于不敏先公時屢侍經筵親奉德音者非一日
嘗竊錄其所觀記者藏諸篋中久矣今茲己卯夏應
召至江戶即侍讀今公時景山公子亦屢召伴
讀每語及先公時事未嘗潛然位下延于因言嘗
竊有志於纂錄先公遺事而未成公子大喜乃
出其所親記公起居注授延于且手錄逸事數條
以賜焉是歲延于竣事歸水戶乃取前所記者整理
之附以一二所聞諸僉友者并采公子所筆記錄
為一卷嗚呼公之深仁厚德所以及物者豈斯書

之所能盡我恭惟先公以英邁之姿好問下士有
大有為之志不幸享世不永終不能酬素志此臣等
之所尤悼惜也若其施設之美操履之詳今公當
有行實之述如此編也輯錄遺事以傳諸子孫耳文
改己卯冬十月史臣青山庭于拜手謹書

臺灣記事跋

臺灣記事三卷記明人鄭成功事也成功者芝龍之
子而其母乃我平戶之產也芝龍之客平戶娶以為
妻生成功及芝龍事明身致富貴使人迎成功及其
母既而芝龍降清成功不從方清兵之陷泉州軍民
皆潰成功毋獨不屈而死夫以孱弱一婦人能抗醜
虜不辱其節可不謂之烈婦哉當此之時明室既亡
冠帶之國變為左衽搢紳之士改節易操者遍之皆
是而成功僅以一彈丸之地廼能抗滿清百萬之兵
竭力明室始終不渝忠貞之心堅如金石可不謂之

忠臣哉其出師江南雖敗銳不振義氣凜々足以動
天下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勇士張膽懦夫立志此
其有功於名教也大矣夫芝龍反覆之徒固無足道
然妻為烈婦而子為忠臣忠義貞烈成萃一門何其
盛也蓋成功母子雖其忠烈出於天性亦非我神州
風氣之所使然歟然則鄭氏之有成功不翅明國之
光矣我神州之萃也我公嘗獲成功書愛其筆畫
通勁類其為人展翫不置乃令儒臣川口長孺纂其
事蹟清人嘗為成功傳頗多遺漏長孺乃搜索明清
間諸書及我朝記載彙括綴緝萃為一書蓋於成功

事蹟尤為詳備公乃使林學士為之序命臣延于
跋其後將鐫之木以公於世嗚呼我公崇尚文學
獎勵節義至其有益於名教推及異邦之人使為人
臣者知以勸此公之所以有此舉也然則為我臣
子者其於報國且如何哉

題平治畫軸後

幕僚對馬守本多忠興家藏古畫一軸畫平治中藤
原信賴源義朝作亂犯關之狀也卷端記其事藤原
家隆之所書：法精妙可觀其畫上佐氏之所畫尤
極精絕當時擾亂之狀宛然在目方其遷上皇於大
內幽帝於黑戶御所縱火燬三條殿烟燭散空公卿
聞亂奔赴有乘櫛柳車者有乘網代車者凡十餘兩
牧童策牛疾馳輪轉如飛或有相觸而傾者著烏帽
者前後護衛賊軍介冑負糶矢騎馬者數十人戴烏
帽擐甲騎馬者數人步兵斬首揭于肩尖刀者二人

宮女狼狽有徒洗而走者或有在房中掩袂而泣者
有投井而死者積屍成堆血流朱殷十種以狀態
咄咄逼真使人慘目傷心真名畫也此畫海內有三
本今之則首尾始完志與所藏即其一也志與寶愛
不敢眎人我黃門公借而觀之差賞不啻今臣加
藤義智龜重時摹寫之入使臣告楚俊貞雙鈎其書
裝潢成一軸今臣延于題其後臣以謂信賴庸劣包
藏禍心藉上皇之寵欲東朝權為藤原通憲所抑不
得逞其志竟誘義朝以為己黨至悖逆滔天亂之
所歸起蓋上皇之不明有以馴致之也今我公摹

寫此畫以傳後世者蓋有深意焉方今昇平二百餘
載文恬武熙耳不聽金革之聲目不視旗幟之色一
有不虞不錯愕失措者幾希然則公之於此畫其
亦有備豫之意也歟嗟呼殷鑒不遠古人所戒後之
覽者宜體公之深意以為警戒莫徒愛其奇古以
供具庶幾可以副公之深意也天保戊戌冬十月

佩刀銘

己巳之夏渡邊君公雲購得一刀、堀川國廣之所造、
蓋龜文龍藻、若芙蓉之出水、若狂瀾之赴壑、
清皎然霜凝、真希世之珍也、夫國廣者近世所稱良
工、而此刀又其尤佳者也、公雲寶愛、欲傳諸子孫、
予為銘、曰、
神器化成、爰磨爰鑿、質如霜雪、文如蛟龍、
淡、曉虹赤心、許國賴爾、銘鋒可以斬姦、
誰其服之、邊君之忠、子孫萬年、永賴爾功、

白石研銘

皎々白石在彼水涯磨而為研涅而不緇

會筵約五條

一曰輕侮長者并髦古人放蕩無檢者去之
二曰立異好奇敢自用者去之
三曰聞見淺狹軒昂自恣者去之
四曰面諛後言反覆無信者去之
五曰矯飾倣偽操履不心者去之

凡文中有可疑者便就讀者而質之勿勦說雷同以致喧擾大衆心難一衆口難齊或有彼是之而我非之者或有我是之而彼非之者且議之於衆詢之於衆以從公論也勿更相爭訟以為崖異矣若或有剽復自用巧言拒人錯亂是非以求勝者或有明知其

是而故為之異，強辯健訟以誇己之才，亦不必辯也。
要之諸子論說，自有公論，不必說。費言說也。諸君
思諸寬政戊午九月日。

佐波山碑

維佐波之山，峩々乎突出於海上，有祠焉，祀佐波。
地岐神，此山之所以得名也。貞觀時，列于祀典。寬治
中，源將軍義家征奥州也，祈捷於此祠，車果有功。此
其所以血食千載而崇奉弗衰也歟。祠旁松樹蔚然
成林，有似偃蓋，蓋舟船往來，望以為表，呼曰唐蓋松。
是祠也，南通磯原，北接九浦，蒼海渺々，彌望無際，真
常北之勝區也。里人有田原隆道者，欲建碑于此，以
記勝概，請文於予。嘗游此地，躊躇者久之，若其勝
概，既已諳記于胸中，乃繫之以詩曰：

佐波之山何崔嵬、銀濤卷雪、山額祠頭松樹千
載古、蔚然若蓋蔽巖隈、維昔源將征、與日駐軍
祈捷此徘徊、物換星移成陳迹、十萬貔貅安在哉
祇今唯有古祠在、神德巍、照九垓、

鹿島紀行

甲午之春、上公將巡視南郡而詣鹿島、令群臣治
行、越三月十六日、平明、蒞水城、執政中村泚、禊、參政
鷲殿廣生、通事戶田忠敬、柴田義信、山國共昌、雜賀
重明、青山延子、及其它近臣、悉從焉、經坂戶、若宮、至
上石崎、公駕入一心院、小憩、石崎有湖、曰乾沼、衡
可六里、縱倍之、土人以漁為生、戶口頗衆、舟師棧渡
頭、以時、時余掌旅館事、先至渡頭、從者後而弗至、獨
乘小舟、濟湖、至海老澤旅館、以詩、公至少頃、公
舟亦至、入旅館、午飯、館主出、先公所賜書畫器件

呈覽館扁銀濤榭三大字。義公所賜也。午後族館
至鳥羽田入圓福寺憩焉。堂安木居士傳云小泉助
重像傍有一尺像助重妻照子也。照子事出演戲無所
經見。蓋好事者所傳會其妄可知也。歷秋葉之黑二
邑渡小橋即紅葉川也。公駐馬賦和歌官署建治
此地今也則亡矣。申刻至小川旅館。邑居櫛比。富饒
異它邑。蓋以近湖便漕運也。邑有古城
園部兼泰之所築。天心中為佐竹氏所滅。慶長中封
戶澤光盛為城主。及光盛徙封廢為荒墟。高可十尋。
塹溝猶存。往時南郡各有君長。稱三十三帥。割據城

邑不相統屬。及豐太閤之并天下。佐竹義宣首屬太
閤。請有常陸一州。志平三十三帥。園部氏即三十三
帥之一也。公往而視之。城址犁為麥畦。行畦中數
十步有屋扁曰稽醫館。故穴戶侯所書也。床上挂大
已貴命少彥名命兩幟。即上公所書也。館中會近
邑諸醫誦醫書。二神者本朝神農也。故書以賜之云。
是日諸醫十餘輩皆集館中。以公至出伏謁。公傍
自城上南望霞浦帆檣隱見。出沒可俯而窺焉。公
佇立久之。還旅館。召諸醫聽講書。時余憊甚。已就逆
旅困睡。不能聽講。可見公之精力出衆萬也。十

七日平明治裝赴旅館。公將蒞，喝道聲相聞，出小川，邑數里至玉里土邑，櫻樹夾路，爛熳可愛，路傍有一古刹，曰圓妙寺。公乃入而憇焉。寺僧出，義公所賜葵、文、袈裟及智澄大師所畫不動尊像，呈覽。公取摺扇書和歌賜之。從寺中取小徑行松林中數許里有叢祠，榜曰大宮，明神有小鐘，形似鰐口，俗稱曰鰐口。後深草帝心嘉中所鑄，款識分明。古邑蒼然，可掬。公觀之，嘆賞焉。距祠數里有石磴數十級，時同僚山國共昌先公而行，遣人報云石窟觀音即古城蹟。余不以共昌言白。公乃

攀磴而登焉。上有小石室，傾欹欲倒，前有小塔，地勢狹隘，不似城址。後有一阜，公扞蘿葛先登，樹木鬱鬱，四顧無所觀。公為之悵然，訪之土人，距此三町許有古城，乃知非是也。下磴東行數里至玉里下邑，有大湖，所謂霞浦也。霞浦者，州中巨浸，東西可百餘里，蓋自土浦環穴倉以南數十邑，以此匯為大湖。時有司豫命水手，以那珂江官船航海。至此所謂君臣丸者也。塗以丹艸，豎綵旗，設儀仗。土人以官船始至，遠近膺聚觀者成市云。公乃濟湖，歷井關，邑至穴倉，入鄉士濱野，其家午飯，其為里中豪族，居

室整潔庭內樹石布置得宜頗有雅致紙障製以水
艸公見而愛之作和歌親書其上命延子及鶉殿
廣生菊地貫等賦詩書之書訖乃出里中民屋稠密
邑有城址管谷隱岐之所築所謂三十三帥之一也
氏家所在即城址也外郭塹溝猶存出城行數里至
栢崎渡官船自前渡來以詩公至乃渡濟湖至玉
造自玉造北行至倉敷邑入里止某家惣半餉許自
倉敷又南行至芥澤邑入鄉士芥澤外記家外記里
中右族祖先嘗食此邑因以地氏焉其所居即城址
也時日已暮公乃遽去從者皆手燈前後絡繹如

星夜二鼓至玉造旅館止宿焉邑有古城行方宗幹
所築亦為佐竹氏所滅以日暮不能觀焉十八日微
雨自玉造解纜泛湖行數里有高頂邑岨傍有一古
松枝葉蔚茂蓋千年外物也世稱高頂孤松
先君武公巡封之日過而觀之云公乃下舟至岨
余輩十餘人亦從行數十步至松下一幹分為數幹
高可二丈蜿蜒蟠屈蔽十餘畝枝條皆下垂撐以小
柱望之鬱蒼蒼若偃蓋若羽幢若鳳之垂翅若龍
之矯首其得名不虛也公遂賞久之作
和歌一首題柱下訖又上舟時雨霽風順挂帆而行

舟駛若飛水師三十人皆簇擢歌蹈船板為節與波
濤相和響徹雲衢頃吏過麻生邑抵畱田麻生新莊
侯之封地以公將至今有司張帷幙警衛岍傍
公舟過有司盛服拜沙上公至畱田捨舟而騎至
上戶邑有寺曰長國殿堂門廡頗為鉅麗公入而
憇焉題和歌而去比抵潮來日已下春矣以潮來封
地遠在境外先公省耕罕至肅公以後百餘年
絕無此舉土人以公駕始至遠近奔赴老稚闐巷
歡聲如雷云入鄉士石田某家憇焉某家有古松
義公嘗賦詩賜其先人出以呈覽墨濡如新公亦

石田元石
明今打

賦和歌賜之暮抵旅館即義公所建宮本某掌
焉義公嘗以蓮葉硯賜其先人蓋以其有文雅也
至今子孫相繼文種不絕義公之賜真不虛也十
九日平明自潮來駕舟時官船宏大不能進漁舟數
百隻以百丈牽之數里間舳舻相屬尤為壯觀沿河
而行數里入大河即泚水也既見華表在水中是為
津宮公乃下船而興有司具鹵簿來迎午後至香
取香取即下總大社載在祀典上古經津主神與鹿
島神佐天祖為開國元勳至今數千餘載裡祀不
衰良有以也公入大宮司家著冠服乘輦至神殿余

輩數十人皆著布衣屨從其它從士皆著官服羽儀
肅然可觀遠邇來觀群然成市及入神門祠官數十
人伏謁庭中伶人奏樂公上殿并拜奉幣大官司
讀祝訖下殿還大官司宅釋服就輿下山路至佐原
邑、居鱗次瓦屋壯麗頗似江都邑豪有伊能某者
自義公時臣屬本藩以故公過伊能家時伊能
失業極貧鬻其故宅庭園鞠為茂草公彷徨園中
為之慨然題和歌而去又上舟歸潮來過長勝寺、
即文治中源大將軍所創有鐘銘文典雅可愛後
醍醐帝元德中所鑄也公觀而賞歎比歸旅館夜

已三更矣二十日辰刻公晨飯畢蒞旅館至辻邑
有一小祠曰硯宮蓋祀古研也傳云源大將軍賴朝
詣鹿島祠親奉禱文所用也義公巡封之時觀此
研鑑賞曰此蓋馬蹄石也公入祠使出硯而觀之
令侍臣模其形狀命延子記其事至延方邑左眺丘
陵上有營舍一字往歲小宮山昌秀為郡宰時所創至今
塾師教授村里云吾國古有州學戰國以來皆廢以
我藩之大無有學校之設而最爾之邑尚有鄉學可
謂告朔餼羊矣自延方濟北浦可十數里至鹿島津
有華表巍然於水中是為大津渡公下船就輿乃

具鹵簿至鹿島入大宮司宅村氓里婦扶老携幼闐
溢街市少選公著冠服至神殿一如昨日儀宮中
陳設寶器有一古劍長可三尺所謂節靈是也拜訖
還大宮司家又看旅裝出祠中行松林中數里有一
石圍可三尺世俗稱曰要石不能識其入地幾百尺
也傳云地下有大鯰魚動則地維絕鹿島神以此石
釘其首以故不得動搖荒唐之說可笑也又東行可
數里至海濱古歌所稱鹿島浦也其地平原渺茫俗
曰高天原公駐胡林眺望久之題和歌一首舍與
戶田忠敬先公而還逆旅途間喝道聲願視則

公至邊奔避之還自間道初自大津捨船上陸行村
里中二許里左右皆田疇右有一小祠曰大織冠社
相傳藤原鎌足所生處也按大鏡蘆中抄皆云鎌足
常陸人據此土人所傳亦可為左券矣祠今傾欹以
大織冠之切衰廢至此噫亦可悲也是夜大宮司以
心等寺所藏驛路鈴呈覽製作奇古蓋往古調發所
用銅色蒼碧尤可寶愛也二十一日公自大津駕
船行數里有一洲人煙頗繁是為德島新田屬吾藩
封內也公下舟散步人家往往養雁為生多者至
數十隻有寺曰即林公入觀之寺僧出義公所

賜其先住持詩呈覽、訖乃出、又上船行數里至息
洲有華表在水中、華表兩間有二大甕皆在水中、俯
而瞰之、隱然可辨、太華表可十弓至岼、公下舟上
岼、傍邑屋櫛比、蓋因祠為生云、公拜訖、又上舟、
時余連宵不眠、舟中不覺睡生時、仆膝以警之、睫
交不可擘、及公開船牕、失驚而醒、沿江十數里抵
沙山、滿目皆白沙、絕無艸木、公下舟步數里、遙見
人家、問之、漁人云、近者江戶商賈携八大島工女來
居此、開機塲、公乃命戶田忠敬等往觀之、又上舟、
轉而東折、有洲如珎、人煙尤繁、是為鉞子口、距此猶

二十餘里、時日將傾、即命回舟、比至鹿島、日已暮矣、
二十二日、發鹿島、自坊市北折下坂、大宮司未辭、拜
伏路傍、又北行數里、至神戶、自是行荒廬中、數十里
絕無人烟、又無水流、皆忍渴而行、公命行人大森
忠以求有水處、竟無勺水、又行數里、始得里落、掘井
泉飲之、心氣漸得平矣、自是下樵蹊、道海濱、行三十
餘里、至汲上邑、我藩文侯所食也、張帷幕于沙上、以
為憩息之所、公入而午飯、又上山、遙行原野、十數
里、至子生邑、有辨財天祠、香火頗盛、又上小徑、沿海
濱行、舟中數里、沙磧沒踝、鞋重不能步、時公脫

轍而徒跣從者皆憊勉強而行而公步益健毫無
憊色人皆謂公生長於深宮中不慣跋涉疲憊必
甚至是人皆服其健壯云過申至大貫皆憊甚公
欲歸水城中村泚稷強心之乃入鄉士石田其家止
宿焉二十三日自大貫駕舟至乾沼湖濟湖至岾有
小流曰大谷川疏之屬北浦則漕運尤便故世之言
水利者務主此說公欲視其地勢窮其利病故來
觀焉以臣觀之世之言水利者徒求一時之利而不
為永久之計不察事之成否而唯利之務人主一為
之所惑則勞民傷財其害可勝言哉余欲公之善

處之數言其不可成語及寶永之事公首肯之
公入大谷川行數里川流屈曲舟不能行乃還濟湖
至下石岾經若宮坂戶歸水城嗚呼此行也道塗所
經三百餘里察民瘼救困窮問高年賞孝貞實為惠
政也我公以英明之資奉百年之曠典而行之至
巡封罕至之地拜名神崇國社使鬼神有靈寧不為
之歆饗哉余幸得執羈縻從公觀此盛事不任
感喜東燭為之記

年以年遊唐身厚記之而不敢以
是之詳悉之讀以記之恐其同行能追
其多遊不替痛快 曉翁漢評

醒狂先生傳

先生水戶人仕本府以文學聞先生幼有記性三
歲時見人讀數名竊默記之先考奇之書方名及十
丈之類於小簡以授之令記誦立記之日增至百餘
字年十餘歲作近體詩為前脣所稱及長補館生自
是一意讀書痛自刻苦諸子百家莫不涉獵性豪爽
闊達不修邊幅雖身衣縫掖而不喜文柔有暇則擊
劍弄槍勢馬弯弓率無虛日居恒讀書留心治亂盛
衰之事至於小人專權姦邪奪政未嘗不扼擊瞋目
唏噓流涕也自負氣節不求苟合故歷仕三安終無

所遇生平屈文多不起草援筆即成然終不甚工而
他詩亦不能沉思被酒酣暢信手揮灑若不經意其
無聊不平一寓之於詩云常患世之軟媚阿諛危言
激論動輒忤人、稱醒狂先生適欣然曰善哉世之
名我也因自號曰醒狂先生嗟夫古之君子不得志
於當世往往有托酒以自逃馬者自樂天稱醉尹皮日休
號醉士此皆所逃於酒者也先生亦愛酒乃反以醒
爲名不名整乎曰求同古人者以心而不以迹先生
之樂不在於醉而在於醒不在於醒而在於狂則其
所樂雖異而其所以逃焉者則一也夫得弗爲喜失

弗爲悲升沉榮辱唯命之安狂之爲樂不亦大乎乃
爲贊曰醉而狂各失其常醒而狂不失其常醒醉一
致裴然成章此豈所謂古之狂歟

畫像贊

戊子之春上公命臣內藤重昌畫臣延于像又命
臣延于為贊

三世遺老累景寒儒忝職獻替受任筆誅文才既乏
經術亦疎有覲面目永託茲面

110X
347
4